

有一份光 發一份熱

電工四 廖 瑞 豐

記不得是那一天了，祇記得那天剛考完電子學，考試壓力一經解除，人就好像脫離了重力場一般，一顆心兒直往上浮，空蕩蕩的不著邊際，莫明其妙的發慌，不知道幹什麼才好。正好那天幼幼社欲前往兒童之家，我一方面閒著也是閒著，一方面不曉得兒童之家是何種機構，直覺裡以為是收容孤兒的慈善團體；懷著一絲好奇，跨上鐵馬，跟著大夥一道下山，直奔兒童之家去了。

幾經輾轉，折入一條陋巷，到了。一幢稍顯破舊的建築，一箇小小的庭院，幾株矮樹在風中搖曳著。才一步入門廊，耳邊就響起了一陣企盼的，欣喜的聲音：「大哥哥好！大姊姊好！」老天，窄窄的客廳裡，少說也有二十箇小孩圍坐在兩張長方桌旁，桌上擺滿了書本，紙張，鉛筆，大概是正在做功課。看到我們進去，小傢伙們都停住了筆，一箇箇咧開小嘴，拍

著手歡迎我們：「某哥哥，你快來教我算術嘛！某姊姊，你快來，我告訴你一箇秘密！歡笑聲此起彼落，笑靨綻放在每箇人的臉上。

我就近在一箇小男孩身旁坐下，一方面幫他溫習功課，一方面打開話匣子，開始擺龍門陣。正在興頭上時，我的手撞到一件冰涼的東西，「鏗」地一聲，一枝金屬拐杖應聲滑倒在地上，這時我才發現他是箇小兒麻痺患者。當我彎下腰去撿起拐杖時，令我更驚奇的事情發生了，我看到桌子底下歪歪斜斜地躺著許多拐杖，孩子們瘦弱的腿無力地懸垂著，毫無生命的氣息，跟桌面上的歡樂世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難道他們都是……？一箇可怕的念頭一掠而過，偷眼看看另一張桌子，完全一樣的情形，原來這兒的每箇小孩都是小兒麻痺的犧牲者。

地，或者在草地上打滾，或者在沙灘上追逐，或者玩玩官兵捉強盜，然而，他們却被剝奪了參與的權力，黯然地撐著拐杖，徘徊在遊戲場外，這究竟是上帝的疏忽呢？抑或是魔鬼的傑作？

如果我看到的只是一箇小兒麻痺的兒童，我相信我會無動於衷的，初中、高中六年的通學生涯，在南北北往的火車上，我見過太多太多不幸的人，感情的觸角已經習慣於摩擦，變得魯鈍了。然而，當我看到的是——一羣小兒麻痺的兒童，撐著拐杖蹣跚而行，隨時有摔倒的可能，他們的小手臂承擔著全身的重荷，手臂因為用力支撐而微微顫抖著；更有些小孩也許不習慣使用拐杖，也許對拐杖的束縛厭惡到了極點，乾脆就將拐杖扔到一邊，寧可用手拖著身體，像爬蟲一樣，在地上爬了起來，看到這種情形，內心一陣激蕩，鼻頭一酸，趕忙掉頭，強自壓抑。

不該來的，我不斷地對自己說。並非吝於付出自己的感情，而是很自然的反射動作——逃避一切危險的事物。可是臨離開兒童之家時，孩子們一聲「廖哥哥，您下次還來不來？」望著他那天真無邪，充滿著企盼的眼神，我曉得我一定還會來，同時也為剛才萌

生逃避的念頭感到慚愧，造物主已經剝奪了他們許多權力，如果我有能力給予他們一點愛，一點溫馨，我怎麼忍心拒絕呢？

從此我成了兒童之家的常客，歡笑縮短了孩子們和我之間的距離，他們不再怯生生的看著我，我也逐漸熟悉了大部份的孩子；每當溫習功課告一段落時，皮一點的小男孩總喜歡跟我把臂言歡，較量較量臂力，小女孩就安靜多了，只是有時候喜歡兩箇人低著頭講悄悄話，然後吃吃地笑，搞得我這箇「大男生」手足無措，不知道什麼地方出了毛病，等下子才發現不是臉上有一大塊煙灰，就是鼻頭上沾了一團原子筆油。雖然在無意中扮演了小丑的角色，只要孩子們愉快，又有什麼好介意的呢？

由於孩子們行動不方便，如果沒有足夠的愛心和耐心，帶他們將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更何況言談之間，必須時時警惕，以免傷了孩子的自尊心，也正因為如此可以刺激心智的發展，增加對人生的體驗。

有一份光，發一份熱，朋友，孩子們需要您的溫情，您不會讓他們失望吧！